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WORLD LITERATURE

白衣女人

The Woman in White

(英) 柯林斯 (Collins, W.) 著

潘华凌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白衣女人

The Woman in White

(英) 柯林斯 (Collins, W.) 著

潘华凌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衣女人 / (英) 柯林斯 (Collins, W.) 著 ; 潘华
凌译.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317-2669-2

I. ①白… II. ①柯… ②潘…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9201号

白衣女人

The Woman in White

作 者 / (英) 柯林斯 (Collins, W.)
译 者 / 潘华凌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31
字 数 / 523千字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26.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669-2

威尔基·柯林斯和他的《白衣女人》

(代译序)

朱虹

一 柯林斯其人

一提起 19 世纪英国小说高峰,人们一般总是想起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等作家。实际上,还有一个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 1824 - 1889)不可忽视,柯林斯生前在大众读者中间享有盛名,某些作品的销量甚至超过狄更斯。他去世后,被评论界贬为通俗作家,但近年来又被重新发现。柯林斯最新传记的作者描述了这个转变过程。她说:“他当年的朋友会惊讶地发现,他的作品再一次被严肃认真地对待。他去世以后,他的作品虽然保持稳定的销量——《白衣女人》的第六版据称卖了 30 万册,但是他的大部分作品显得过时,无足轻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只知道他是《月亮宝石》和《白衣女人》的作者、一位卓越编造故事情节的巨匠、侦探小说之父。可是 100 年后的今天,他的作品身价百倍,它们使我们窥见维多利亚时代生活表层底下的怪异和激情。柯林斯本人曾公开冒犯当时的伦理规范而不以为耻。因此,他所揭示出的自己时代的阴暗面,既离奇又令人着迷,在当时的小说林里是无与伦比的。维多利亚时代当然产生过更伟大的作家,但是威尔基·柯林斯是独一无二的。”^①

当前,对柯林斯的研究十分流行。自从 50 年代出版了几部传记以来,英国和美国都陆陆续续有新传出版。特别是随着现代心理学理论和

^① 加瑟琳·彼特斯:《故事大王,威尔基·柯林斯传》,塞克与沃伯格,伦敦,1991 年版,第 434 页。

女权主义理论在文艺批评中的影响,随着通俗文艺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柯林斯的创作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使柯林斯成为当前英国 19 世纪小说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威尔基·柯林斯的一生就像个故事。柯林斯家族似乎有艺术基因,他的祖父是爱尔兰后裔,以经营艺术品为生。威尔基·柯林斯的父亲威廉·柯林斯是位画家,在当时小有名气。柯林斯的弟弟查尔斯继承父业,只不过才艺不高,除了他给哥哥作的画像流传下来,没有留下什么作品。唯有长子威尔基·柯林斯不让父母省心。17 岁时,威尔基的父亲把他送到一家茶叶进口商的办公间学生意。学生意不成,五年以后,威尔基又去学法律。实际上他是在秘密地从事创作。老柯林斯去世后,威尔基放下自己的创作,写了一部关于父亲的《回忆录》。《回忆录》出版后获得好评,威尔基·柯林斯意想不到地成为了作家。他被伦敦的文艺圈子所接纳,成为狄更斯的密友,并逐渐进入自己创作的黄金时代,写出了他的几部代表性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巴西尔,当代生活故事》(1852)、《捉迷藏》(1854)、《绝密》(1857)、《无名无姓》(1862)、《阿玛戴尔》(1866)、《白衣女人》(1860)、《月亮宝石》(1868),等等。他共写出三十余部长篇小说,此外,还有许多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其中有一部分是与狄更斯合作的。

威尔基·柯林斯从青年时期便是反叛者。他在自己的那些情节曲折、扣人心弦的故事里抨击社会不平;他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揭露当时许多法律条文的不合理,特别是那些涉及妇女、非婚生子女或弱智人权益方面的法律。对妇女地位和权利的关心贯穿他的全部著作。柯林斯笔下的妇女形象,无论是受迫害的“白衣女人”,还是“无名无姓”的复仇女神麦达琳,都从正面或反面强烈地提出了女性的地位和权利问题。柯林斯也最早揭开家庭内幕,让其中的性暴力和种种罪恶与丑闻曝光。这还联系到柯林斯作品中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即他对一切隐蔽的神秘的东西和反常、病态心理的特殊兴趣。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一个自我确认的问题——“我是谁?”也就是说,他的那些跌宕情节的背后是人心的秘密和人的复杂性。总之,柯林斯在 19 世纪小说家中,可以说是位超前的人物。

威尔基·柯林斯自己的生活也不无神秘色彩。他生活中最有名的一段插曲是著名画家约翰·米莱的儿子 1899 年的《回忆录》中第一次披露的。作者称这是他父亲亲口告诉他的:有一天晚上,柯林斯兄弟二人和米

莱一起用过晚餐后,陪着米莱步行回家。当他们路过一座花园住宅的高墙时,突然听到里面一声尖叫,接着一个身着白衣的年轻女人破门而出,她在三位男士面前停住,瞬间又迅速顺着大路跑远了,白衣在月光下一闪一闪的。“多么美的女人啊,”米莱叫道。“我得去看个究竟!”柯林斯说着就追上去,也消失在月夜里。根据《回忆录》和柯林斯的弟弟查尔斯的妻子(即狄更斯的女儿)的记载,这个神秘的白衣女人是加罗琳·格雷夫斯,自那次传奇般的相遇后,便成为柯林斯的终身伴侣。更奇特的是,柯林斯在与加罗琳同居的期间,同时还另有一个非正式家庭。玛莎·路德与柯林斯同居多年,并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在当时的维多利亚社会,这种关系不为社会所容,因此柯林斯自己实际上过着三重生活。一方面他是著名作家,与社会名流来往频繁,这是他的公开身份;另一方面他同时又分别跟两个情妇过着一种秘密生活。因此,“我是谁?”的自我确认问题始终伴随柯林斯,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影响。

《白衣女人》的另一个来源是法国一桩掠夺财产公案的记载。早在1939年克莱德·K.海德在他的《威尔基·柯林斯和〈白衣女人〉》一书中就已披露了有关材料。1856年柯林斯与狄更斯同游巴黎时在一个书摊上买了一本梅冉著的《著名案例记实》,其中杜欧夫人的冤案,在每个关键地方都与“白衣女人”的故事吻合:一个穿着白衣的女人被麻醉,关进疯人院,被冠以别人的名字与身份,后来被宣布死亡,以便她的财产可以被吞食……柯林斯自己从不讳言他从梅冉记录的案件中得到启发。

总之,“白衣女人”在月夜里一闪现,改变了柯林斯的一生,并启发他写出他的第一部传世之作。柯林斯死后,根据他自己的遗嘱,他的碑上只刻下“威尔基·柯林斯,《白衣女人》的作者”几个字,别无其他,足见《白衣女人》和“白衣女人”在柯林斯自己生活和创作中的地位。

二 独一无二的故事大王

《白衣女人》首先在狄更斯的刊物《一年四季》上分期连载。每逢新的一期要出版,读者都蜂拥而至,抢购一空。成书后,《白衣女人》仍然是畅销书、社交场合的热门话题。商人用“白衣女人”作招牌,一时间,“白

衣女人”香水、“白衣女人”披肩、“白衣女人”华尔兹乐曲等充斥市场,形成一股白热化的“白衣女人”热。

《白衣女人》的出版之所以如此轰动,首先还是因为它的情节引人入胜。以身着白衣的女人在月光下闪现开始,《白衣女人》被誉为整个英国小说文学中最别出心裁、组织最严密、最天衣无缝的布局。正面女主人公劳拉·费尔利美丽、善良而富有,是个标准的女主人公。劳拉婚姻不幸,她的丈夫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冷酷而野蛮,一心要夺取她的财产。伙同珀西瓦尔作恶迫害劳拉的有意大利血统的福斯科伯爵夫妇。另一方面,标准的男主人公,具有骑士风度的沃尔特·哈特莱默默地爱着劳拉,他与劳拉的同母异父的姐姐玛丽安·哈尔寇姆齐心协力为保护劳拉而与两个坏蛋展开了善与恶的大搏斗。这场斗争牵涉到当时的政治、法律、继承权及社会习俗的许多方面,紧张而曲折。“白衣女人”穿梭于故事中,增加了神秘色彩。这个“白衣女人”到底是谁?珀西瓦尔爵士为什么要跟踪迫害她?这个“白衣女人”与女主人公劳拉是什么关系——两个人相貌酷似,而且都只穿白色的衣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简直应该叫作《白衣女人们》。

《白衣女人》不是一个疑案,而是层出不穷的疑案。它令人着迷不仅在于破案过程的悬念与刺激,而更在于阴谋的策划和阴谋的挫败像一幕一幕的戏在读者眼前展开,其中许多场面令人难忘。白衣女人在洒满月光的大路上出现是英国小说中一个著名的开场。狄更斯认为它是文学史上最具有戏剧性的两个场面之一,另一个是卡莱尔《法国大革命》一书中关于妇女队伍进军凡尔赛的描写。此外,劳拉在自己墓碑后面像个幽灵似的出现,两个死敌沃尔特和珀西瓦尔爵士在偏僻乡村古教堂里作殊死的较量,以及后者葬身火海等都是《白衣女人》中描写得惊心动魄的场面。

在形式上,《白衣女人》也不同于一般。柯林斯采取让众多人物分头提供“证词”的叙述方法是有他的用意的。有一次他在法庭旁听,看到证人一个个出庭作证,得到启发,便决定把自己隐匿起来,让故事中的人物分头用自己的语言叙述所闻所见^①。他在《白衣女人》前言中说到,“正如法官升堂听口供,现在读者也来坐堂了。”在《白衣女人》中,各个人物从

① N. P. 戴维斯:《威尔基·柯林斯》,第211页。

不同角度对同一个事件提供完全不同的“证词”，这就为塑造性格而开辟了艺术空间。不仅如此，上升到理论上去看，这种叙述方法还暗示了真理的相对性和“知识”的不可靠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知识”、信息，在《白衣女人》故事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珀西瓦尔爵士无情地迫害“白衣女人”，误以为她手中掌握“知识”——他不可告人的秘密。福斯科伯爵不遗余力地迫害劳拉，欲置其于死地，不仅仅是指望从她丈夫手里分得钱财，他主要是怕劳拉知道他的真正身份。如此蔓延开去，又派生出了新的问题，即女人掌握知识就构成了对男人的威胁……

在《白衣女人》中，挫败坏人的阴谋也是一个积累知识的过程：日记、信件、回忆等都提供了导向破案的信息。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有几个回合，玛丽安偷听了珀西瓦尔爵士和福斯科的阴谋，在这场较量中，暂时占了上风。但福斯科乘玛丽安病重神志不清的当儿偷看了她的日记，得到了新的信息，结果又赢回了主动权。在制造阴谋和挫败阴谋的较量中，知识是争夺的对象，在斗争双方之间来回换手。最后，男主人公沃尔特掌握了全部知识、全部信息，因此能做到拯救劳拉、澄清“白衣女人”的疑案并获得最后胜利。沃尔特的胜利不在于他的道德优势，而是决定于他掌握的“知识”所负载的隐秘信息，特别是决定于他运用知识的技巧和能力。如前所述，《白衣女人》中特殊的叙述方式意味着真理的相对性。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白衣女人》特殊的破案方式又指向另一个真理，即“知识就是力量”。在这里，技巧、形式、性格描写与哲理性都融为一体了。

总之，柯林斯是编造情节、摆开场面、制造气氛、控制读者和寓哲理于情节中的高手。他被同代人誉为“故事大王”，并不包含任何贬意，因为一个能抓住读者的好故事是评价小说成败的重要标准，起码在当时是如此。

威尔基·柯林斯最懂得掌握读者心理，懂图书市场的微妙层次。据传，“让他们哭！让他们笑！让他们等！”的名言便是柯林斯对狄更斯的“献策”。柯林斯有一篇文章《论无名的大众》，对通俗作家与大众读者的互相关系有精辟的分析：“一个巨大的读者群被发现了。下一步是……教给这个读者群如何读书……要说英国小说的未来取决于这个无名的读者群并不过分……一个伟大而空前的前景等待着下一代英国小说家。发现

这一读者群的功劳要归于廉价的通俗读物,一旦这个读者群自己发现他们需要一个伟大的作家,那位作家会应运而生并获得空前的读者(1858)。”其实没有等到下一代,柯林斯自己的《白衣女人》就获得巨大的成功,赢得了这个无名的读者群。在《白衣女人》出版的19世纪60年代,图书市场正在形成,成百成千的小说畅销一时便销声匿迹。《白衣女人》却流传下来,一代一代的读者从中发现新的乐趣和新的意义。

三 “自家门口”的黑暗与恐怖

从故事的结尾看《白衣女人》,其总的倾向是保守的。珀西瓦尔爵士非法占有的黑水庄园回到了合法继承人的手里,而劳拉的小儿子被确立为利默里奇庄园的继承人。也就是说,全书以确立正统道德与合法财产继承权而达到完满的终点,呈现出一个善恶分明的光明世界。

然而这光明只是表面,下面隐藏着一个是非颠倒、道德沦丧的“反世界”。《白衣女人》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两处庄园。在英国小说传统中,庄园向来被视为历史、文化、传统的象征,如在《傲慢与偏见》中的彭伯利庄园的傲然立于祖传的土地上,不仅掌握地方上的政治经济命脉,而且还有丰富的藏书与绘画,是远近知名的文化中心。19世纪40年代,勃朗特以《简·爱》推翻了庄园的神圣性,掀开了其屋顶,提出一个阁楼里的疯女人及世家望族的丑闻。《白衣女人》的故事也以庄园为主要背景:劳拉娘家的利默里奇庄园和夫家的黑水园。第一眼看上去,这两个处所都是古老的宅邸,依山傍水,还有大片的树林和恬静的庭院。可是其中潜藏的威胁很快暴露出来。玛丽安第一次脚踏黑水园时就碰到许多不祥的预兆:湖边的死蛇、凉亭长凳底下流血致死的小狗、幽灵似的白衣女人。珀西瓦尔爵士索性说这幽静的湖边正是进行谋杀的理想场所。福斯科反驳他,像个行家似的一一指出此地进行谋杀的种种不便,好像他随时随地脑子里都在琢磨着谋杀,令人听了毛骨悚然。而黑水园园主珀西瓦尔爵士自己是伪爵士,冒名顶替霸占本不该他继承的庄园。这在当时是要处以绞刑的!原来他是买通了卡瑟里克太太(教堂执事之妻)而偷偷修改了教堂的记录,伪造父母结婚的记录以确立自己的继承权。他怀疑该妇人

把他的秘密泄露给她自己的女儿“白衣女人”安,而安又泄给劳拉,这便是他欲置两个“白衣女人”于死地的真正原因。不言而喻,这里始终贯穿着“自我确认”问题。福斯科黑水园炮制了把劳拉与“白衣女人”互相调换,把劳拉囚禁起来,以便对外宣布劳拉死亡,这样一举两得既消除了隐患,又可以由珀西瓦尔继承太太名下的全部财产。利默里奇庄园阳光明媚、风景如画也全是假象。内幕揭开:原来已故庄园主费尔利先生,即劳拉的父亲,是个好色之徒,他曾在朋友家做客时奸污了一个女佣,即后来的卡瑟里克太太,致使其怀孕。他的未谋面私生女便是“白衣女人”安,劳拉同父异母的姐姐。这就说明,“白衣女人”何以相貌与劳拉酷似。

《白衣女人》中的谜解开了,但这还不是黑暗的终点。它只会引起更多的问題。譬如说,劳拉的母亲是二婚。在故事的第一个层面上,费尔利太太是位乐善好施的庄园女主人,但是她怎么会跟费尔利先生结婚呢?她既无钱财又无姿色,还带着一个女儿玛丽安,根据别人的评论,是“设了陷阱使英国数一数二的美男子娶了她”。设计了什么圈套?这其中颇有蹊跷。又譬如,劳拉之所以嫁给她并不爱的珀西瓦尔爵士,从而为自己招致灾难,完全是出于对亡父的尊重。那么风流好色的费尔利先生生前跟冒名顶替的珀西瓦尔爵士是什么关系,以致于要把女儿许给他?他有什么把柄落在这个流氓骗子手里?他们有过什么交易?此外,劳拉与“白衣女人”,这对同父异母的姐妹不仅相貌相像,而且两个人神经都有些不正常,这是不是暗示了费尔利先生自己的某些病态?此外,珀西瓦尔生父也曾因身体畸形而一生隐居。在人物塑造上重视遗传因素的柯林斯在这里是不是以生理的疾病来暗示两个家庭血液里流传的精神上、道德上的缺陷?叙述中的这些“漏洞”都指向庄园高墙后面的深藏的秘密。

总之,以冒名顶替的珀西瓦尔爵士为代表的黑水园和以伪善的费尔利先生为代表的利默里奇庄园构成了《白衣女人》中黑暗的中心,其中充满了阴谋、敲诈、伪证、投毒、淫乱、暴力,“白衣女人”是这黑暗势力的祭品。父辈作下的孽,要子女来偿罪,沃尔特不由得想到《圣经》里的话,无限感慨。如果说《白衣女人》及其意大利恶棍属于哥特式小说传统的话,那么它显然对这一传统做了重要发展。正如亨利·詹姆士所说的,柯林斯把哥特式的神秘带到“自家门口”。现在我们面对的不是意大利深山里《乌多尔福》式的神秘与恐怖,而是工业发达的英国社会的体面阶层;

他们的日常生活、家庭关系里隐藏了比任何情节剧都更富有刺激性的神秘与恐怖。

四 人物与故事的辩证关系

柯林斯毫不掩饰他赞成“老派的观点”，即认为“小说的首要目的就是讲故事”。的确，当时就有评论批评柯林斯过分依赖故事情节。安东尼·特罗洛普说他“离开布局，剩下什么都没有了”。对于这类批评，柯林斯总是理直气壮地进行反击：“写小说完全可能塑人物而没有故事，但绝不可能讲故事而没有人物。”

《白衣女人》成功的一个秘密便是其生龙活虎、别具一格的人物塑造手法。柯林斯笔下的人物常常形成“对子”或构成对比，以互相映照，突出特点。首先，如前所述，劳拉·费尔利是一位标准的正面女主人公——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她的名字“劳拉”显而易见地指向意大利古典诗人彼特拉克十四行诗中的劳拉，被崇拜的偶像化的女性。作者着力描写女主人公劳拉和她的“对子”白衣女人的“白”。她们两人不仅身穿白衣，而且常常在月光下出现，突出她们周身的白颜色。白在这里显然具有象征意义。白代表了纯洁、单纯，是这两个少女的共同特征。但是白也象征恶、象征死亡、象征恐怖，如像《白鲸》中的“白鲸”之白。先辈犯下的罪孽正在她们身上得到报应，死亡与恐怖笼罩着她们。借助白色的象征，书中的这两个白衣女人跟19世纪文学中的其他不幸的女性形象——丁尼生的“夏绿特夫人”、狄更斯的哈微香小姐——联系起来，使她们双双具有深厚的神秘色彩。

劳拉与同母异父的姐姐玛丽安则形成鲜明的对比。玛丽安没有钱也没有姿色——皮肤黑、头发黑，而且上唇有一小片绒毛，是“英国小说中唯一长了胡须的女性”。这种对比显然套用司各特在《萨克逊英雄劫后传》中设立的金发的偶像和黑发的“要命的女人”的对比。乔治·艾略特在《弗洛斯特河上的磨坊》一书中通过女主人公麦吉与表姐露西也描写了热情奔放的黑发姑娘与循规蹈矩的金发女郎的对比。萨克雷在中篇小说《利蓓加与罗文娜》和著名的《名利场》中颠倒了这个公式，做了翻案文

章。柯林斯曾在1850年的一篇《对小说家的吁求》的文章里嘲讽了这个模式。他写道：“我知道这好像是规矩，一部小说里要写两个姐妹时，一个必定是高个儿，头发和皮肤是深色的，而另一个必定是矮个儿，头发和皮肤是浅颜色的。而且……深肤色者必定是个性强悍，命运多舛，而金发碧眼者……必定天真烂漫，婚姻美满……”柯林斯却要“谦卑地建议：到时候了，不要再重复这个既成法规了……”在《白衣女人》中，他把这个死的公式写活了：黑头发的玛丽安一出场就不同寻常：“这位小姐个子真高”——“这位小姐很年轻”——“这位小姐真丑”，这是她第一次出场时在别人心中引起的反应，然而这位又黑又丑的女士不仅头脑聪敏、性格倔强、遇事果断，而且一反黑发“要命女人”的模式，她心地善良，真心地爱护自己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劳拉。总之，玛丽安脱胎于“黑发女郎”的公式而成为英国小说中难得的聪明活泼、泼辣而又善良的妇女形象。

在设置几个女性形象的“对子”和“对比”关系的同时，《白衣女人》中两对“情侣”也呈现出强烈的反差。偶像化的劳拉有她的“骑士”——沃尔特·哈特莱特，他的姓氏在英语里便是“正人君子”的谐音。劳拉与沃尔特是标准的、规范化的情人。与他们遥相对应的是玛丽安与福斯科。玛丽安与福斯科本是处在两个敌对营垒，但是他和她作为两个同样聪明的男人和女人，又互相了解，互相吸引。这种奇特的格局就为刻画人物性格打开了新的艺术空间，犹如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中天天逗嘴的班奈迪克与贝阿特丽丝。只不过在这里，福斯科是个真正的恶棍，而玛丽安也抵制了他的引力。

正如玛丽安是位罕见的独立不羁的女性，福斯科也是一个打破一切公式的独一无二的恶棍。柯林斯自己曾说，他之所以写《白衣女人》，一个原因是要塑造一个意大利血统的恶棍。他认为《白衣女人》的阴谋太奇特了，非得意大利人才设计得出来，古板的英国人根本没有那样的想象力。福斯科是以拉德克利夫人为代表的英国“哥特”小说中意大利恶棍的模式塑造的，但又做了翻案文章。首先，福斯科被写成一个胖子，作者还用了许多有趣的细节来渲染其胖。在西方文学传统中，胖的描述总是与天真、轻信、善良、乐观、开朗、豪放等品格联系起来，如像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先生或莎士比亚的福尔斯塔夫。相反在西方文学传统中，瘦总是与精、奸、阴等性格特征联系起来，莎士比亚的凯萨提起卡修斯时就说“我信不过他那副尖嘴猴腮的样子”。而柯林斯偏偏要塑造一个意大利的胖子

为小说中的反面角色,福斯科的胖,首先服务于情节的需要——他为逃避意大利秘密组织的追踪而努力改变体形。但是他的胖也突出地表明,他是一个新型的恶棍。他乐呵呵地与世无争,直言不讳并善于自嘲。他又玩世不恭,把正统社会所谓的是非善恶都看透了,对之嬉笑怒骂。他是冷静清醒地看破一切而自觉作恶的恶棍。他身上有伏特冷的影子,但多了幽默感。福斯科在《白衣女人》中占据舞台的中心全凭他的魅力、他的机智、他的风度、他冷静的对应能力、他那讨人喜欢的小怪僻,等等。福斯科几乎成了测验其他人物智力水平的试金石。凡接触他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被他迷住,可怜的“白衣女人”甚至把他当做长者加以信任,虽然福斯科已经炮制了要她命的阴谋。只有玛丽安直觉到福斯科的险恶,有点怕他,但还禁不住对他着迷。认识他不久以后,玛丽安在日记里写道:“我一辈子碰见过的人里,他是最最得罪不得的。这是因为我喜欢他,还是因为我怕他?”福斯科与玛丽安在理智上互相排斥,在感情上互相吸引。他和她有时互相斗争,有时互相逗弄,是《白衣女人》中最活泼机智令人捉摸不定的一对。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福斯科最后失败固然要归于对手沃尔特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但也要归咎于他自己的致命弱点——在关键时刻他为迷恋玛丽安而手软,给沃尔特造成了机会。

福斯科精心设计了英国小说中最毒辣也最别出心裁的阴谋,可谓达到犯罪的艺术之巅。他也是英国小说中少有的有幽默感、有见识、有自知之明的恶棍。托·斯·艾略特在企鹅版《白衣女人》序言中指出,是福斯科和玛丽安支撑了这个小说的戏剧结构,他说,只有这两个人物形象走出故事布局而具有自己的独立生命,互为衬托,互相映照。这一对互相吸引的对手才是《白衣女人》中真正的男女主人公。

书中的其他人物也各有特色。劳拉的丈夫珀西瓦尔爵士似乎是个公式化的只会咆哮和动拳头的恶棍,好像是福斯科的陪衬,他的形象的最突出特点是残暴,而福斯科的犯罪方面懂得注意分寸,在最后总结自己一生时说:“我向来小心谨慎,绝不降低身份去不必要地触犯法律,难道不是吗?”珀西瓦尔爵士恰恰相反,他总是穷凶极恶,不论是什么场合,不论有没有必要,都到处树敌。他的粗暴恰恰反衬了福斯科的灵气,更何况,读者如果仔细琢磨还能发现,《白衣女人》的整个布局也是以珀西瓦尔爵士的粗暴作风为支点的。他对卡瑟里克太太态度粗暴,惹得她愤愤地说自己手里有他的把柄,而正是这句话被她的神经不健全的女儿安,即“白衣

女人”听到。当珀西瓦尔爵士转而对安出言不逊时,安便脱口而出,重复了母亲的话,指出他有把柄在她们的手里……她由此便使自己成为珀西瓦尔爵士无情迫害的对象。同样,是珀西瓦尔爵士的无礼冒犯了他的妻子劳拉,使她断然拒绝签字转让财产。否则他会轻而易举地骗到财产,当然也成就一举抽掉了《白衣女人》层层阴谋的支点。由此可见,柯林斯在人物塑造上是下功夫的,即使看来最粗线条的勾画,实际上也倾注了他的用心。

五 性别角色的挑战

柯林斯在英国19世纪男性作家中,一贯以关心妇女问题著称。《白衣女人》通过劳拉的命运,首先突出了妇女的权利问题。根据当时的法律,妇女一旦结婚,她的财产将全部归丈夫所有,若死亡将由丈夫全部继承,除非婚约上有专门条款另作规定。在劳拉的故事中,第一个矛盾是她的叔叔不肯做主保护她的权利,不肯在婚约上限制丈夫的继承权。这正中珀西瓦尔和福斯科的计,他们要设法造成她死亡的假象,以便尽快依法夺取她的财产。已婚妇女的财产问题在很多作家笔下作为背景而有所涉及——《简·爱》中伯莎·梅森的三万镑、《呼啸山庄》小卡蒂的“画眉田庄”、《大卫·科波菲尔》中大卫寡母的财产等。但是像柯林斯这样把它作为整个小说布局的一个立足点还是少见的。在《白衣女人》中,劳拉是父权、夫权、族权的受害者。她是巨额财产的继承人,但是没有法律的保护,她便成了贪婪的男人猎取的对象,只能任他们宰割。《白衣女人》中提出的已婚妇女的权利问题在当时曾引起广泛注意,促进了有关立法的通过。

《白衣女人》通过劳拉提出妇女问题。玛丽安的形象则提出了性别问题。什么是男性,什么是女性?所谓性别仅仅是生理特征吗?抑或是文化的烙印?也就是说,所谓性别特征是天生而就的,还是社会历史造成的?玛丽安本人不是“女权主义者”,她甚至嘲讽曾经是女权主义者的福斯科夫人,这便使玛丽安的形象所提出的问题更为深刻、更普遍。玛丽安似乎身兼两个性别。她性格豪爽,外形、举止、言谈都十分男性化。她常

常感到女性角色行为规范对自己的限制：“我给您弄点茶吧，像个女人应做的那样，帮您定定神，我保证不唠叨，当然做不做得得到就难保了。”玛丽安第一次跟沃尔特见面时如是说，好像无可奈何地担任起女性角色。在与珀西瓦尔和福斯科的阴谋斗争过程中，是玛丽安设法与律师取得联系，保障劳拉的合法权利；是玛丽安孜孜不倦地搜集资料、记录下片言只语，提供线索；是玛丽安冒险深入虎穴，偷听敌人的阴谋策划；是玛丽安勇敢而果断地把劳拉从疯人病院救出来。实际上，玛丽安对挫败阴谋起了关键作用。但是，在破案的整个过程中，由于女性角色的限制，玛丽安始终被置放在配角的地位，当参考，当助手，当后勤，当后盾，而由男性担当主角。每次都是沃尔特主动出击：是沃尔特亲自到偏僻的乡村教堂去取证，并跟珀西瓦尔的帮凶进行角斗；是沃尔特跟福斯科进行最后的摊牌。沃尔特是阳刚之力的代表，而玛丽安只能是阴柔的陪衬角色。甚至玛丽安搜集的资料——信件、日记等——所提供的线索也得由沃尔特去破译，因为他站在更优越的地位上掌握全局。整个《白衣女人》故事发展和破案的过程，也是按性别分配角色和按性别限制角色的过程。苍白公式化的沃尔特被赋予了英雄角色，因为他是男性，而多智多谋的玛丽安被强加了陪衬的角色，因为她是女性。

《白衣女人》的最后场面是玛丽安姑姑高高举起劳拉的小儿子，骄傲地宣布“这是利默里奇庄园的继承人”。显然，玛丽安放弃了斗争，接受了女性角色，确立了自己在庄园上永远当个未婚的“阿姨”。《白衣女人》的结尾之所以保守，是因为它确立了男人财产的继承权和妇人的从属地位、确认了传统的性别角色的分配。

可是另一方面，玛丽安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跟这种性别角色的分配进行斗争。她第一次出场时作者的描写就强调了这一点——“真高”、“真丑”、“真黑”都是非女性的特征。她不仅有“胡须”，而且手脚粗大，出外时像所有英国男人似的带着雨伞。玛丽安好像身兼两个性别角色。当她必须“像个女人似的”给客人献茶时，那个男性性别不甘于被抑制而总是挣扎着要露头角。在那个关键的阴雨之夜，玛丽安脱下层层衣裙，爬上二楼窗外偷听两个阴谋家的对话，掌握了他们的秘密，夺取了斗争中的主动权。她的脱下裙子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一举——她摆脱了女性角色，扮演男性角色时才获得如此辉煌战果。但是玛丽安终归是女儿体质。她在雨夜里着凉、发烧，这似乎是对她摆脱女性角色的惩罚。在重病昏迷中，

玛丽安的日记被福斯科偷看,并在其上留下挑衅性的评语,这无异于对玛丽安的一种性的侵犯。在性别角色问题上,通过玛丽安的形象,《白衣女人》保守的传统的外壳和前卫的激进的实质之间出现有趣的矛盾:注定一辈子附属于利默里奇庄园的老姑娘玛丽安抱起劳拉的小儿子,把他高高举起来,让大家看看庄园的继承人,这是我们合上书时脑子里最后的一个景象。但是,玛丽安的有血有肉的形象,她的透辟的见识、她的机智言谈、她的敢作敢为,一幕幕一景景都冲击着那个甘当“玛丽安阿姨”的角色,久久萦绕在读者脑海里。

在《白衣女人》中,玛丽安不是唯一与性别角色作斗争的女性。福斯科的妻子(也是劳拉的姑妈)埃莉诺,戏不多,但仍然是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乍看起来她完全是她丈夫的附属和帮凶,与她丈夫配合默契。但埃莉诺有她的复杂性,她本身也是男权的受害者。她的亲哥哥、已故的费尔利先生,剥夺了她的一笔遗产,只因为她嫁给了意大利人。福斯科娶她,如同珀西瓦尔娶劳拉一样,是觊觎她的一笔遗产。作者有交代说,埃莉诺未婚时曾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但埃莉诺在故事中出现时却是福斯科的驯服的妻子,对丈夫表现出夸张的顺从。她总是默默地坐在角落里为丈夫卷烟叶。她在想什么?是不是也在那里用密码记录下什么,像《双城记》中德法日太太的编织?埃莉诺像一座火山熄灭了,但仍冒着烟。福斯科死去,她为他立了传,为后代确立她丈夫的善人形象。这时我们才知道埃莉诺这座火山终于熄灭了。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白衣女人》中唯一成功的女人是卡瑟里克太太。她是已故费尔利先生的情妇、“白衣女人”的不负责任的母亲,后来参与珀西瓦尔冒名顶替的阴谋。其实,她也是男性压迫的受害者。她先被“贵人”奸污,后被丈夫遗弃,被珀西瓦尔利用后又受制于他,只能在穷乡僻壤守着神经不正常的女儿了其余生。珀西瓦尔死于非命,对于卡瑟里克太太来说无异于一次解放。卡瑟里克太太从此便追求进入当地的“体面社会”,标志是牧师向她脱帽致敬。她做到了这一点又为下一个目标奋斗,即要牧师太太也向她致意。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在《白衣女人》的几位女性形象中,唯有卡瑟里克太太完全蔑视是非善恶,唯有她完全按照正统社会的规范追求“承认”,也只有她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卡瑟里克太太的形象占篇幅不多,却体现了对女人性别角色的探索——女人做到的、女人做不到的,和不允许女人做的。

六 从非道德到反道德

《白衣女人》的整个布局,在表层上是一系列疑案的精彩“破译”,而在深层上,破译的过程又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甚至哲理性。作者在这里所做的是许多作家、艺术家都追求而往往达不到的,即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从一开始“白衣女人”在月夜下突然出现向沃尔特问路,《白衣女人》就表达了一种命运感,类似哈姆雷特父亲的亡灵在城堡上出现向儿子颁布使命一样。只不过在《白衣女人》中,这使命本身还是个谜。但是无论如何,读者已预感到,这些事件都不是个别的、孤立的、偶然的,都是冥冥中一个更大的预设计划的一部分。指定完成使命的男主人公沃尔特也意识到神秘的使命落在自己身上。玛丽安梦见他说:“我在大道上遇见迷路女人的那个夜晚就注定了我要成为一个未知的计划的工具。我正走在这条不明的路上,还有你,还有你和我都爱的你的妹妹,我们都在走向那不可知的总清算和不可避免的终点。让我们等着瞧吧!”沃尔特被迫去拉丁美洲,暂时离开了战场,在拉丁美洲他三次大难不死,也意味着上天保护他另有重用。果然,他回国后就碰见了被宣布已“死亡”的劳拉,顿时矛盾明朗化,沃尔特马上投入拯救劳拉的斗争。事态发展很快,沃尔特发现了珀西瓦尔爵士冒名顶替非法继承爵位的罪行,接着,便是福斯科的败露和死亡。沃尔特深深感到,冥冥中有一只手在引导他,借他去完成惩恶扬善的神圣使命。我们在这里看到,虽然恶势力猖獗一时,但它只是一个更大的预设计划的一部分,终归会被征服,道德正义终归会得到张扬,永恒的秩序也终归得以确立。

然而,《白衣女人》中“惩恶扬善”的故事还有另一面,或许应称为“反故事”。在这个“反故事”中,最后的结果不是正义伸张,而是坏人得逞,譬如说卡瑟里克太太借沃尔特的手除了隐患,报了自己二十三年的仇和恨。沃尔特自然认为这是对他的正义行动的“歪曲”,然而事实确是如此:沃尔特把珀西瓦尔逼到绝路,导致他的死亡,便使卡瑟里克太太得到解放。人们可以预料,这个一生充满污点的女人,从此将会在自己的地区